

首钢岁月



北京人没有不知道首钢的。
长安街一直往西走到尽头，有一个大红门，便是首钢，里面是一座百年岁月构筑的钢铁丛林。
几十年来，首钢在北京人心中的印象不断变化：那些林立的烟囱，曾是大工业时代的骄傲，最终却变成了空气污染的元凶；钢水飞溅的车间曾有年轻人向往的沸腾生活，如今已经沉寂；当厂房改建成动漫基地，车间变身金融大厦，首钢的印记终于模糊不清了。
然而，在吕亦文的心里，首钢是随时随地涌起的一种自豪，但也是午夜梦回时的那份怅然，是横亘在心头的一根刺。
45岁的吕亦文曾是首钢数十万职工中的普通一员，20岁满怀憧憬迈进首钢的大门，不到30岁在纠结中选择离开，他见证的只是首钢百年变迁的短暂一刻，而这一时刻对他来说，是整个的青春。
首钢，烙刻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中，即使停产，即使搬迁，它都还在那里。

青春是怎样“炼”成的

张鹏

壹 曾参与天安门旗杆的制作

虽然离开首钢已经十多年了，可是吕亦文仍然觉得自己是个“首钢人”，因为那种根深蒂固的感觉随时就会冒出来。

“每当经过天安门广场，心情特别激动。每天看升旗那么多人，但是很少人想过，那巍然屹立、闪闪发光的国旗杆是谁做的呢？那曾是我们首钢机械厂全体职工的杰作。”当然吕亦文并不知道现在的旗杆跟首钢还有没有关系，但自豪感却是真真实实的。因为当年他曾亲眼见过国旗杆的蓝图，协助过负责提供特殊钢管和轴承的工程师，并采购过一些辅料。那时他才二十几岁。“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，天安门旗杆顶部有颗金光闪闪的大球，那是特制的钛合金球，不会生锈，坚固异常，总共做了五六个，工人师傅从中挑选出一个焊接在旗杆顶部。每当我和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，我都会心潮

澎湃，感慨异常，但是孩子不懂我心中的那种感觉……”

现在的孩子们更不会懂，当年，一座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多大。当吕亦文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了对首钢的向往，18岁时，他选择到偏僻的西郊石景山上一所大专——首钢职工大学，每天从东大桥骑车一个半小时到学校，风雨无阻。

“这个学校当时很火，因为它是定向培训，毕业后直接分配到首钢工作，在北京人的眼里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前途，大企业、稳定、收入高，就像进了保险箱。”

这一年是1988年，从1919年就在石景山开始兴建的这座工厂迎来了它最好的时代，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试点企业，首钢进入辉煌的全盛时期，创造了连续10年利润增长20%的奇迹。

贰 朋友“不打不相识”

吕亦文在学的是物资管理专业，当时很紧俏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两年后毕业进首钢，他被分配到机械厂做一名工人。

当师傅把一个大石碾子交给他，让他去压沥青的时候，吕亦文当时就傻了，作为一个城里孩子，他从没干过这样的体力活，可这还算是轻的，翻砂、清铲、卸车皮、炉前工，四个最累的工种他干了个遍。“受了好几次工伤，炼钢炉前不小心被钢水溅到，胳膊上立刻肿起大红泡，还曾经被几吨重的模具砸伤脚，一下子昏了过去……”

20岁的吕亦文累到不行的时候，竟会感到绝望，就是在这种煎熬中，吕亦文开始真正接触并习惯首钢生活。

首钢几乎占据了大半个石景山区，在这里，首钢像一个符号和烙印，无处不在，凡是首钢的，人们说起来似乎都带着一种自豪和优越。“公交车可以直接开进厂区，设了很多站，附近居民喜欢周末到首钢的剧场看电影；首钢还会每周定期

供应面包香肠等副食品，这种首钢副食品在全区很紧俏，类似于现在的特供。”

“首钢是个小社会，有它自己的气场和氛围，和外边很不一样，离开之后才深体会到这一点。大多数工人都保持着质朴的本色，这里的游戏规则简单直接，很少钩心斗角，大家喜欢较劲不服输，但只要你有样本事让别人服你，他就能为你两肋插刀。”

当时首钢工人中有个名人，外号“大油饼”，在工人中威望甚高，就是因为他一口气能吃十六七个油饼，首钢食堂的油饼每个都有小脸盆那么大。

“我也是受了这人的启发，有一次和一大帮工人打赌喝汽水，首钢特制的那种大瓶的汽水，我一口气喝了17瓶，没人能赢了我，从此他们就把我当兄弟了。”吕亦文在首钢的好哥们都是打赌、摔跤交上的，这里的逻辑是不打不相识。吕亦文很快就交了一大群朋友，“那段日子虽然又苦又累，回想起来又特别快活。”

叁 火辣辣的首钢姑娘

对年轻的工人们来说，最吸引他们的还是首钢的姑娘。“首钢的姑娘也和外边社会上的不一样，虽然这里姑娘少，像碗里的肉一样被一大群小伙子盯着，但是姑娘们毫不矜持，性格泼辣，热情爽朗，甚至脾气火爆到让小伙子们有点‘怕’了。”

在吕亦文的记忆中，首钢姑娘主要集中在制图班、晒图班和实验班，人数不到全厂工人的10%，她们走到哪儿，都是被注目的对象。

“有个女孩以前是部队的电话兵，退伍后来到首钢的实验班，人长得特别结实，和男工关系很好，经常给我们打饭洗衣服。有男工对她颇有好感，可是一次亲眼目睹这女孩骑车居然把自行车后轮胎压爆，小伙子惊呆了，最终还是决

定撤了，这姑娘太女汉子了。”

小伙子们还喜欢给姑娘们起外号，“有个开天车的女工，人长得特别白，车间那么脏，一出汗就满脸黑道子，我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‘白板’，她知道了也不生气。”

有些女工性格不但泼辣，而且已经到了刚烈的程度。“厂里曾经出过一件大事，一名女工因为工资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，骑在厂长的窗户上就要往下跳，吓得我们那位留苏的专家老厂长差点背过气去。”

吕亦文印象最深的是首钢姑娘那火辣辣的眼神，“不会一上来就问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，她们要是对你有好感，不会含情脉脉地表白，抄起饭盒就直接给你买饭，抢过脏衣服就帮你洗。”

肆 一意孤行离开首钢

吕亦文一直记得1991年底的那天，他刚拉着碾子轧完沥青，光着膀子汗流浹背，一位师傅忽然过来对他说：“明天，你去供应科报到吧。”这意味着经过一年半实习他终于转正了，在他的同学中间，他是最早转正的一个，原因是“干活最不惜力”。

没想到进了科室，干上采购专业，新考验又来了。“转正第二周，科长让我一个人去甘肃嘉峪关出差，要采购3个车皮的黏土，而且只给我一半的货款，这不是故意难为人吗？”科长说出了这么“难为”他的理由，因为他没资历，要想站住脚就得证明自己，这依然是一脉相承的“首钢逻辑”。

吕亦文不甘示弱，当即揣着货款第一次出远门。“到了嘉峪关，人家一听是首钢的业务员，接待规格特别高，连局长都亲自来了，西北人豪爽，喜欢在酒桌上谈生意，我就想喝趴下也不能丢首钢的脸。”

灌下了一瓶五粮液，吕亦文胃疼得满地打滚，最终还是成功签下了合同。“其实人家不是冲着我灌了一瓶五粮液，还是冲着首钢的名头，即使只付一半货款人家也信任，这种时候，首钢人那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。”

果然如科长所说，吕亦文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，做业务员在全国跑。可是慢慢地，他觉得有点不对头了，能付的货款

越来越少，很多时候都得长时间拖欠，首钢的名头再响，供货商的脸色也开始不好看了。一次吕亦文要去外地采购，去财务科要支票，科长一句“没钱”就要打发他走，他火了，和科长争执起来，科长冲口而出：“别说货款，厂里职工的几十万元奖金还没着落呢，你有能耐去找公司领导要去！”

吕亦文赌这口气，头也不回就奔总公司去了，真向领导要钱去了。“当时公司领导正在开会，我推开门就进去了，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胆子，我说我是机械厂的，职工开不出奖金，意见很大，要求领导解决。好多大头儿都在，大伙面面相觑，最后公司领导面子挂不住了，给了我们厂40万。”听到这个好消息，科长也惊呆了，这40万给全厂职工救了急，吕亦文也成了厂里的“英雄”。奖金发了，可亏欠的货款还是越积越多。

当时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波及全国的三角债问题使国企改革进入困境，首钢也不例外，盛极一时的国企光环也在慢慢褪色。负责采购的吕亦文由于欠款问题接连受挫，终于萌生了离开的念头。1998年，28岁的吕亦文在一纸“下岗申请”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“父母、亲戚、朋友，所有人都反对我走，因为当时像首钢这样的大型国企还是最稳定的地方，可我还是一意孤行地离开了。”就这样，吕亦文离开了首钢，同时也与自己的青春从此作别。

(本文原载于2015年4月13日《北京晚报》)

